

“防火防盗防闺蜜”，《我的前半生》进行到二分之一的时候，100 条弹幕里有 80 条是这句，不知道发弹幕的人是不是都是女观众，也不知道她们生活中有没有闺蜜。闺蜜有多可怕？我想起我的奶奶。在我奶奶那个年代，没有闺蜜这么油腻腻的词，她们就是好姐妹、小姐妹。老了老了，小姐妹变成老姐妹。我奶奶在镇上的一家国营厂当了二十来年厨娘，后来厂子倒闭，她最要好的那个老阿姨走掉了。一别好几年。有一天，奶奶收到一封信，那个老阿姨寄来的。她很郑重地拆开来看，手指沾点口水，像点钞票一样读信。她读了好几遍，她抬头跟我说：她还记得我啊。人生不见，动如参商。我想，一个男人不会这样时隔多年，给另一个男人寄一封信过去的。这算不算闺蜜，我不知道，但我一直觉得女性之间的情谊很特别。

前段时间，读完王安忆《红豆生南国》里的那篇《向西、向西、向南》，讲两个失意的漂泊海外的女人如何走到一起，惺惺相惜，又想起她多年前写给她的“闺蜜”、女作家陆星儿的纪念文章《今夜星光灿烂》，里面有个细节让我动容。陆星儿病重要住院，入院前，要把自己压箱底的衣服都送给王安忆。她翻出一段花布觉得适合王安忆，要让王拿去做一条背带裙。为此，两个女人还吵，王安忆不想让自己一个重病在身的人这么忙碌。你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就想把自己的衣服送给最在乎的另一个女人，

千针万线，包藏着女人的心，这是怎样的女性情谊，我也说不清楚。采访时，我拿女性情谊去问王安忆，她说你到餐馆去看，两个女的在一起的往往超过一男一女的，可能女性之间的情谊和命运有关系，女性命运有更多共同点。是啊，你去高中里溜一圈，今天勾肩搭臂，称兄道弟的男同学大概是少了，但体育课的阴凉地带，还是有手挽手的女生言笑晏晏的，她们这么亲密，一定不是因为春风十里，不如睡你。电影《七月与安生》里，七月跟安生一起浸泡在浴缸里，是通过触摸对方开始

肿胀的乳房，来洞悉自己身体的秘密，女人的身体间总是有一种患难与共的情谊。关于女人间的情谊，王安忆说她很怕被解读成情欲之类。然而很遗憾，那样的“被解读”或“防火防盗防闺蜜”今天已经成为我们理解女性情谊的两种主流范式。“都是以往好成一团时交的心，如今都拿来做攻击的武器”，王安忆《我爱比尔》里的句子，适合用来概括今天银幕上许多的女人戏。说句夸张的话，中国电视剧的繁荣，是以摧毁女性情谊为代价的。这代价可谓不深重。今天的主流剧情里，几乎看不到女人和女人从头到尾惺惺相惜的场景了。法国思想家福柯说未来的亲密关系理想是友谊，而这样的电视剧似乎在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女人是与这一亲密关系理想倒行逆施南辕北辙的一种生物。不得不说，我们的电视剧对于女性情谊的理解，真的是太狭隘了。

女性情谊

吴见如



边看边聊

小莉莉，今年 6 岁。去年我第一次“接手”这个幼儿英语 6 人精品小班：3 个小男孩，3 个女孩，当时都是 5 岁。小莉莉那对乌黑亮丽的大眼睛和嘴角扬起的小酒窝，首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莉莉不仅仅长甜美，身上还散发着一种“小骄傲”的气质。这种气质不仅没有让人讨厌与反感，还突显了她的小个性。经过逐步对这些小朋友的了解，我与同我搭档的几位外教都一致认为，课堂上小莉莉是表现最好的小朋友。而最让我欣慰的是，她很大度与宽容。一遇上我们分组进行比赛，有的小朋友总是很计较其他小朋友得分比自己高。

而小莉莉总是和我说：“鹿老师，你把分数加给他好了。我的分数够了。”小莉莉基本上都是每次最早来到学校。每次都是她的爷爷或者她的奶奶送她来。她会很有礼貌地先到教室和我打招呼。如果看到我还在备课或者在忙，她就会先到我们在走廊放置的儿童书架上选一本英语绘本，然后跑到休息室，然后跑到休息室安静地坐在她爷爷或奶奶身边阅读。如果我不忙，她就会进教室和我聊天，并帮我一起擦黑板。逐渐地，我能感觉到她越来越喜欢我，我也越来越喜欢她。

去年，有一节课，我们教授的知识点是“说一说你的家庭成员”。外教逐一问小朋友关于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以及他们父母的职业。当问到小莉莉时，她先是很愉快地介绍说，她的妈妈就在附近的菜市场里卖烤鸭。她不知道如何用英语表达“菜市场”以及“卖烤鸭”，我和外教教了她一遍后，

她很快就记住了。可是，当外教接着问她，“你爸爸的职业”时，小莉莉的脸突然就变了，她拼命地摇头，不肯回答。见此情景，我和外教对视了一下，立马说：“没关系，你不用回答了。”那天晚上，我观察到小莉莉第一次那么闷闷不乐。后来的一天，我见到了小莉莉的妈妈。她年轻、漂亮、时尚、亲切。她说：“鹿老师，抱歉，今天我送小莉莉来，她爷爷奶奶有点感冒不舒服。我在菜市场里卖烤鸭，平时都很忙。所以，都靠小莉莉的爷爷奶奶帮忙照顾。清明假期，我想给小莉莉请假，我要带她回老家扫墓。”我说：“不用请假，我们也暂停，你们安心去吧。小莉莉学得非常不错，你放心吧。”她妈妈开心地笑了。就在那天的课堂上，我和小朋友像往常一样进行“热身沟通 5 分钟”，让他们谈谈想分享的事。轮到小莉莉，她站起来，很平静地对大家说：“这个清明，妈妈要带我回老家，去扫墓，扫我爸爸的墓。”课堂顿时像炸开了锅，小朋友们奶声奶气地说：“啊！原来你没有爸爸啊。”“那你爸爸是怎么死的？”我也非常吃惊。我让小莉莉走到我身边，紧紧地抱住了她，眼泪自然而然地就流下来了，我赶紧擦去。小莉莉却悄悄地在我耳边说：“鹿老师，我爸爸是被车撞死的。我已经不伤心了，你也不要伤心啊。”

我想起小莉莉憨厚又老实的爷爷奶奶，想起小莉莉漂亮、亲切又勤劳的妈妈，想起小莉莉在课堂上学得又快又好，我再一次搂紧了她们，对她说：“加油，我的小莉莉！”她立即亲了亲我的脸，欢快地回答：“好的，鹿老师。”



郑辛遥

人无贵贱之分，却有清浊之别。

田鼠与“鼠口”自控

陈钰鹏

田鼠是农民痛恨的有害动物，尤其在“繁殖大年”；有一种黑田鼠，它们在收割过的庄稼地里到处乱窜，到处交配，淫乱至极。按说，碰到这种年头，荒淫无度的黑鼠繁殖会造成“鼠口爆炸”，给人类带来灾难。然而正是这种无节制的交配和繁殖使黑鼠群落走向衰败，这是动物界富有戏剧性的规律。

其实，在通常情况下，黑田鼠是十分自觉地遵守“一夫一妻”制的，雄鼠和雌鼠情爱甚笃，任何第三者都是不受欢迎的。然而一到繁殖大年，黑田鼠的大家庭里显得越来越拥挤，加上食物充足，生活富裕，雄鼠不禁把“富贵不淫”忘在了脑后。它们会频繁地和邻近的雌鼠寻欢作乐，甚至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后宫”，因而经常引起雄鼠之间没完没了的争夺战。这种争夺战往往残忍不堪，互相咬住脖子，直至一方死去方才罢休；90%的雄鼠因此而丧命，有的只好逃亡；有时整片田野被上万只死鼠的鲜血染红。

经过大规模的撕咬战，作为胜利者而留下的雄鼠确实可以拥有较为稳定的“后宫”，平均每只雄鼠可占有 9 只雌鼠。雌鼠每隔 21 天就会生下六七只小鼠。这些小鼠和其他雌鼠所生的小鼠被集中安置到一个单独的鼠窝里，不管是否自己所生，由雌鼠们共同哺乳和抚育。

“后宫式家庭”和“田鼠托儿所”开始只是造成大量的繁衍和增殖，令人吃惊的是，不久便开始出现所谓的“父女相奸”——“后宫老爷”和自己的孩子进行交配，有时候，这些孩子才出生三四天，于是，它们离开娘胎后三个星期也会生孩子了。如此下去势必造成

今天收着 Leida 的邮件，长舒一口气。2015 年后给她发邮件一直发不过去，生怕老人家怎么样，不敢电话去问。今天仔细看 2014 年最后收着她发的一封邮件，她已经换邮箱，而我却一直往她旧邮箱发邮件。遂试发一封。刚过半天，就接着老太太热情的问候，遂决定最近在纽约转机一天半期间不去逛纽约市，闪电冲去三百英里以外的小城奥尔巴尼看她和她先生郑均华教授。

我现在还记得 2008 年在奥尔巴尼进修时跟那位拉脱维亚裔老太太第一次交往。她电话说：“范，我们一切都给你备齐了，准备了毛巾，准备了叉子，准备了碗……”我第一反应是她卖旧货，想想买旧货亦可，问：“那要付你多少钱？”电话另一头静默一分钟。

后面才知道他们夫妻几十年一直竭力帮助大陆学者。1980 年，听说奥尔巴尼有第一个中国访问学者，他们夫妻知道美国不过中国新年，中国人一个人在异乡过年难免孤独，大年三十夜开车满世界转，找着一个在冰天雪地中叹气发呆的穿中山装的人接至家中过年。后面最多一次 30 多个人在他们家过年挤地板睡。其中有一位后来成了北大的副校长。

2008—2009 年，我成为她重点照顾对象。10 月份她说他们家旁边蝴蝶谷为美国自然保护区，蝴蝶纷飞，邀请去看。等路过蝴蝶谷时车却未停，才想起美国东北 10 月底，哪里会有什么蝴蝶纷飞。她哈哈一笑，说家中苹果熟，找个借口请去她家享受苹果派。抵达她家，她不摘枝头苹果，却从草丛中拾起一个，依然旧日欧洲农家少女的样子，围裙一擦，“你尝。”皱着眉头礼貌地尝一口，一股清香，直透丹田。那个寒冷的下午，围坐在火炉边，看老太太烤苹果派，听她讲她家如何在外敌入侵后颠沛流离逃至美洲，又如何和她台湾先生两人在佛罗里达看露天汽车电影时萌发爱情。

圣诞节去他们家，她扮演圣诞老人送礼物，塞一个大包裹，说你打开看。刚一打开，旁边笑容可掬的老先生生脸僵住——她知道我研究莎士比亚，居然送家中书房镇室之宝老板镀金装莎士比亚全集。

后来经常聚会或通电话。2009 年在奥尔巴尼最后一天，去她家辞别，送她一罐在加拿大买的枫糖浆。刚抵达家不久，就接着她电话：“你送的未开封，肯定你未尝过枫糖浆，装一小瓶给你送过去。”半小时后，七十岁的老太太开车送一小玻璃瓶，在月光中看你喝才走。

当时在奥尔巴尼碰见很大的困难，没有郑 Leida 老太太和其他善良人的鼓励，很难想象怎么坚持学习并获得一定进步。从她身上，亦学会两个最重要的东西——感激和如何兑现感激——满怀感激地将那一份朴素的善良和乐观传递下去，传递给更多的人。

“鼠满为患”，然而形势不至于这么严峻，田鼠性放荡的后半阶段会导致整个族群的衰落。来自外来的雄鼠常来侵犯“后宫”，荒淫的老爷沉湎于乱伦，已经失去了战斗力，难免不败在入侵者手里。新任统治者当然不想留住前任的孩子（因为想留住自己的孩子），凡不是自己所生的幼鼠通通被咬死或吃掉。此外，由于“布鲁斯效应”，外来的新统治者不能大量繁殖后代，首先是被抢占的雌鼠身上留有“前夫”的气味，这种气味是有效的“避孕药”，它会中断整个“后宫”里所有怀孕雌鼠体内的胎儿发育，根据发育的不同阶段，使胎儿在子宫里化为体液或变成畸形，也许这就是大自然的巧妙安排，使鼠灾不致过分地威胁人类。



知苑新语

七夕会

本已有五十余本了。每当夜阑，在灯下细细摩挲着每本网格，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这时，我生出了一个美丽的“网格梦”，一定要集全整套“网格本”。可是，要集全一百五十余种之多的网格本谈何容易。这套丛书出版周期较长，印量相差悬殊，有些戏剧、诗歌类的书更由于读者面窄，印量相对较少，收藏的难度很大。书摊上的书毕竟是有限的，而旧书店又很少有网格本的身影，我开始转向孔夫子旧书网，时时会有意外的收获。犹记得有一本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难得一见，品相极好，历经 30 多次车轮大战后，终于被我以 78 元的价格拿下。“朴素乃为大美”，洗尽铅华的“网格梦”，我愿沉醉不愿醒。

浅灰色网格封面的书引起了我的注意，凑近细看，是《猎人笔记》，人民文学出版社是 1958 年 9 月第 1 版，再看译者，是丰子恺先生。我之前读过张耳翻译的译林版《猎人笔记》，还听说过黄裳先生根据英文翻译的版本，没想到还有丰子恺的译本。

偶然心动中，我问摊主价格，他伸出三个手指。“三块？”“三十元！还价不卖。”摊主语气中满是对不识货者的怨怼，“仔细看看，这可是网格本哟！九五成品质，要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至少五十块钱。”

不忍释手，咬一咬牙，《猎人笔记》成为我收入囊中的第一本网格本。从此，我一头扎进“网格”的海洋里不能自拔。

我的“网格梦”

施敏

刚开始收集时，每每看到书，不管品相高低，也不论馆藏还是私藏，都会不假思索地买进，以致后来看到品相更好的同类书，后悔之前太过冲动。但有时看到品相极佳的网格本，惮于高昂价格，稍有犹豫，便被别人抢了先机，不由让人顿足。淘网格本是要挑地位的，有的摊主深谙行情的书市老手，往往坐地起价。所以，去找那些新面孔，他们的书大多来自废品收购或单位图书馆的库存，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有一次就在凌乱的书堆中拣到一本台奥多尔·冯塔纳的《艾菲·布利斯特》，一般人都不会在意这么冷门的书，但对我，却有众里寻他的喜悦。不知不觉间，书架上的网格

雅玩

一个不起眼的书摊上，一本